

達悟族造舟航海文化紀錄

林建享／國立臺北藝術大學文化資產與藝術創新博士班博士生

陸地的盡頭，才是世界的開始。

這個划船的計畫緣起於2001年，是當時和島上的朋友們，在累積的田野經驗中而逐漸成形的，並在2007年完成：造一艘達悟族拼板大船，划到台北。

計畫是來自許多熱情摯愛蘭嶼達悟文化的單位與個人的支持。2006年，在KEEP WALKING夢想資助計畫資金啟動，以及後續眾多的贊助者才得以完成。在此，對所有參與的人表達最深的感謝。

航海行動的背景，是試圖從達悟族的當代性流變中，重新看待其殖民歷史至現代性的變遷。嘗試探討族群在無所選擇的非自願性歷史處遇，意圖以再現達悟民族的海洋文化符碼，建構於台灣社會的空間視野，揭示此一文化強韌的持續存在及其張力，並對話長期以來在國家治理下的核能廢料、國家公園，以及文化觀光消費等議題的辯證。



KEEP ROWING繼續划—2006的海洋練習曲

拼板大船名為 ipanga na1001 跨越號。來自族語動詞inganangana，意為：到了這裡再到那裡去。如同日常生活中的到處拜訪，或在海上島礁間的巡弋航行。而中文「跨越」意指跨越達悟文化自身禁忌所禁制的範圍，更以跨過有形無形的地理邊界、社會邊界與文化邊界，穿透界域之間種種的隔閡。

這不是靜止的符號移置，而是尋求對話的行動，嘗試彼此能有新的思維與觀看的視野，超越過去向前發展。

只要是人，都有權利去拜訪任何一處有他同類的地方，雖然有表達及謀求互利的權利，但是不可強求且須以和平的方式進行……。

人類的社交性國際法 – (Fr. Francisco de Vitoria 1539)



「自從原住民社會受外來殖民以來，人們不斷的摸索各式各樣的文化復振模式，而【繼續划KEEP ROWING，2006的海洋練習曲】計畫，以達悟人與文化為主體，加入合宜的現代文化資產管理觀念的操作，促使兩個文化的互動，掌握精確的地方知識、發展更多的文化了解。」(王嵩山，2006) 我們以大船的移動做為動態博物館展示的概念，呈現一個維仍持著文化活力的海洋的行動。

未與時俱進的文化留存，不只是文獻記



載的，而是現實存在的。

達悟族拼板船常見於世界各地博物館的展示或收藏，是極具人類物質文化美感的展品。而位處亞州大陸農業文化與海洋南島文化交界的前沿，蘭嶼地緣是當代海洋文化史中的重要一環。「這是一件可以實現的『文化任務』，嘗試『以動態的實踐超越靜態的展示』、『將船回歸浩瀚海洋』，呈現南島民族『海洋不是阻隔，而是通路』的想法，是『讓海洋文化活起來』，結合人、觀念、技術、自然的『文化行動』。」（王嵩山，2006）

日據殖民統治時期，蘭嶼被保留做為人類學的研究園區，封鎖與外界的接觸，造成文化發展的延滯，50年未與現代性進程與時俱進。我們透過對大船文化行動的詮釋，是面對這段歷史的反思與再現的企圖。



達悟族人世代勞動不懈自給自足的生活，營造了原初豐腴的島嶼。在非自願被統治的政治歷史中，原本費盡心力與 anito（惡靈）和諧共存達悟族人，卻擋不住核能廢料的到來。這是一個在百年不到的時空中，被迫著從幾近石器時代狀態而直接進入核子時代的民族，成為一個伸手就能摸到神話，而腳底下卻踩著核能廢料的民族。

達悟族人從不曾疑惑自我生活世界的存在方式，也在完整的在宇宙時空中，透過所擁有一套完滿的觀念體系，自信而綿延不絕的承續著民族的命脈。但以台灣主流社會的觀眼而言，是為偏遠、人口稀少、文化特殊的刻板認知。近年來，達悟人是抗議的代名詞，反核廢、反國家公園設置，族人到台北都是武裝來發脾氣的。漸在強調多元、相對、平等、尊重原民文化的價值看待裡，許多人們也善意的敞開胸懷來到島上，卻又突然的發現，彼此並不是那麼熟悉對方。



從生存到生活及其延續的總成，是文化與文明在現實中流變與延展的一切。



造舟航海是島嶼的知識生產，是達悟族人為求生存的技能。森林裡的樹成為海裡的船，為每一樣的需求而創造的物件，都是人類與自然的共舞，是智性的創造與動手動腳實踐的驗證。島嶼的原初，是現代社會已經遺忘的人類本質，是感性經驗中的矇昧不解，是這座島嶼伸手就能摸到神話的具體存在。

在心靈的信仰安定，在心思的辨識能力，在心神的安適自在，以及用儀式的虔敬，來對話依舊未解的未知，而使心意舒發，使心情愉悅。蘭嶼很近，用飛行的很快就到了；蘭嶼也很遠，那是因為我們並沒有真正的認識達悟民族與他們的島嶼。

行動，是認知世界的一條不曾斷裂的航道，所有的遠方，划，就會到。



2007年7月31日拼板大船划抵終點，台北市基隆河大佳碼頭。攝影 / 陳信翰

